

無所不談的答記（二）

邵鏡人遺著 王成聖校訂

黃克強功成不居

黃興先生，初名軫，字匱午，後改名興，字克強，一八七四年（清同治十三年）生於湖南善化縣，誕應天衷，聰睿絕倫。二十歲成秀才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。與宋教仁、陳天華、馬福益諸先烈倡導革命，遠走東京，讚佩孫中山先生，義氣相投，從此孫黃並稱，中外仰望，此爲推翻滿清政府，建立中華民國之重要關鍵。

一九一一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岡一役，

黃興統率革命志士，進攻廣東總督公署，身先將士，兩指傷斷，功雖未竟，而黃花岡陣亡烈烈之戰役，足以驚天地、泣鬼神，以爭光日月。蓋無黃花岡陣亡烈烈的犧牲，亦無武昌起義之成功。

先是，武昌首義，黎元洪爲大都督，清將馮國璋領軍來犯，聲勢甚壯，而革命軍銳氣雖盛，然缺乏大將指揮，人自爲戰，號令不能統一，黃興自上海馳往督師，與馮國璋血戰四晝夜，旋被公推爲總司令官，堅守漢陽，揮軍迎敵，與清軍相持一月之久，各省先後響應，卒以奠定革命之基礎，而開創民國的新局。凡此營營大端，私家實錄

甚繁，國史亦有詳載，余可無多錄，獨取黃興二逸事及詩詞，以實余之劄記。

全國革命大勢既定，中山先生自歐洲歸來，受各省代表之擁戴，當選臨時大總統，當時以功勳資望論，黃興應爲副總統，以繫全黨同志及天下之人心，然而黃興功成不居，力主以黎元洪爲副總統，以身下之，就陸軍總長，兼參謀總長。

及中山先生辭總統職，黃興任南京留守，以期鞏固南都，以防北方之變化。功成居高位，爲自然之理，而黃興亮節謙懷，不求榮顯，而務實際，稽諸古史，從少見焉！當其卸任留守，於返湘途中，有贈友人詩云：「卅九年知四十非，大風歌罷不如歸。驚人事業隨流水，愛我園林向落暉。」高懷清風，從詩中可以概見。

當年，黃興留學日本時，與同鄉楊度同學又復同寓。楊度，湖南舉人，文章才辯，有名於時，亦即後日發起籌安會，擁護袁世凱爲皇帝，所謂六君子之首領。居日本，隸「立憲派」，與梁任公等，倡保帝排后之說，與黃興，及胡漢民，汪精衛之革命派，時相筆戰，黃興與楊度，既同處，終日辯論國事，甚至面紅耳赤，然仍不失爲

摯友。故黃興逝世，楊度輓以聯曰：「公誼不私，平時政見分弛，肝膽至今推摯友；一身能敵萬，可惜霸才無命，死生從古困英雄。」即此可見黃興之寬懷雅量，公私分明，又是一大特點。

黃興致孫中山先生書，係在新軍失敗以後，廣州三二九起義之前。書中計劃革命進行，周詳精密，無微不備。此爲革命不朽之文獻，寧僅文字可寶而已。胡漢民跋其後曰：「……余與先生共處數年，且共從事於欽廉、鎮南關、河口、新軍、廣州諸役，先生雄健不可一世，而處世接物，則虛懷慎密，轉爲流輩所弗逮。先生使人，事無大小，輒曰慢慢細細，余耳熟是語，以爲卽先生生平平治己之格言，然廣州三月二十九日，乃毅然不顧一切，以犧牲之精神，爲開國之先導，此先生之不可及也。」

黃興先生輓劉道一七律云：「英雄無命哭劉郎，慘澹中原俠骨香。我未吞胡恢漢業，君先懸首看吳荒。啾啾赤子天何意，獵獵黃旗日有光。眼底人才思國士，萬方多難立蒼茫。」又嘗書聯云：「滿目雲山俱是樂，一毫榮辱不須驚。」「古人却向書中見，男子要爲天下奇。」「冲霄黃

中鶴有奇翼，拔地蒼松多遠聲。」其虛懷意志，高外
雜誌溫厚有先生德風。余嘗過其私邸，見有于右任書
賜一幅云：「開國之功不可忘，國人猶自說孫黃；
黃花滿地天如醉，猛憶元戎舊戰場。」蒼涼感
慨，涵義彌深。總之，以黃興赴義後，百折不
回之精神，豪邁恢宏之風格，爲聖爲賢之修養，
雖建掀天偉業，蓋世勳名，依然不失書生本色，
此最難能也。假使天假以年，只恐中華民國歷史，
另作寫法。

李烈鈞雅好擊劍

李烈鈞，字協和，江西武寧人，幼聰睿，好擊劍，孝於親，至性過人，有古任俠風。父名仁民，業商，家不過中資，而好施與，鄉黨稱善人。凡遇爲富不仁者，輒當面數其罪，以此爲地方豪富所銜恨。里中有某土豪，好漁色，強奪地方寡婦幼女，有不肯從，而自殺者數數矣。仁民憤而訟於官，土豪懼，乃私以重金賄協和，使止其父訟，戚族多勸受金，協和憤然曰：吾父此舉，義也，諸父老應協助之，奈何受奸人誘耶？土豪又藉里中大盜案，誣控其父通盜，竟被逮捕，將治罪，協和逕詣縣令，長跪致詞曰：烈鈞實不肖，貽父憂，願以身代父罪，囚殺唯命。縣令嘉其孝行，釋仁民，就孝思勇氣，已非尋常少年所能及！

材生。民前三年，謁孫中山先生於東京，孫先生與語大悅，許爲國器，引爲同志，凡關軍事大計，必諮而後定。嗣後運籌帷幄，無役不從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孫中山先生逝世時，青年黨領袖曾慕轉輓之以聯曰：「百戰相依惟一李，千秋遺憾誤三陳。」其言有自矣。協和於清末回國，混跡於滿清軍界，實則奉命主持長江下游革命軍事。初任南昌標營管帶，以精幹爲上級所稱許。時，清廷以李經羲總督雲南，袁世凱方於北洋小站訓練新軍，段祺瑞實輔佐之，李經羲與段祺瑞爲同鄉，瀕行時，詢以新軍青年人才，祺瑞以唐繼堯、李根源、李烈鈞對。故李經羲蒞任後，即命協和爲雲南講武堂教官，陸軍小學總辦。所至之處，莫不以密結同志，圖謀大舉，才華既稍顯露，人多疑而忌之，故協和外假漁色，以自晦跡。世人不察，譏其好色，其實有所爲而然也。

辛亥武昌首義之前夕，協和方觀秋操於太湖，道出九江，斯時，各省革命運動，風起雲湧，協和擁有力旅，馳驅於長江一帶，夙夜部署，以待大舉。安慶地方混亂，親往平之。旋以清帝遜位，皖人奉爲大都督，南北議和成，龍兵。江西省議會連電促其回贛，遣代表歡迎於途者，絡繹不絕。於是徇父老之請，率三千人入贛。就大都督位，受任之翊日，即宣佈綏靖辦法，剿撫兼施，斬亂首陳桂林於市，其餘強者殺之，弱者撫之，法不枉縱，閭閻粗安，全省稱慶。洎夫二次革命討袁，首先發難，卒以衆寡懸殊，失敗離贛，惟護國軍興，李烈鈞亦爲重要領導人物，此後追隨中山先生馳驅中外，帷幕參贊之功，誠革命將

領中之錚錚佼佼者。及民國十六年，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，任國府委員，與蔡元培、譚延闔爲三常委之一。明年，北洋軍閥孫傳芳渡江來犯，桂軍大將白崇禧指揮革命軍與孫傳芳鏖戰於江南之龍潭時，南京空虛，惶恐萬狀，而協和坐鎮國府，從容應變，其維繫大局之苦衷與功勳，昭著國史。

協和燕居，好讀書，喜文藝，詩文豪壯有霸氣，書法顏魯公，得其神韻。與再造共和元戎雲南唐繼堯、唐慶爲留日士官學校同期同學，稱莫逆交。唐慶有送協和赴蜀詩四首云：「蓋世雄才誰與儔？祇應砥柱作中流。登高一笑昆明水，江海蛟龍貽得否？肝膽交情贈寶刀，偕行舊誼詠同袍。」龍驤虎踞山河壯，留與他年說二豪。蒼生塗炭最堪憐，淚灑天涯又七年。寶劍同磨江戶水，聯床夜話中原。不必臨歧作嘆嗟，滇池蜀道盡中華。嘵懷舉世皆兄弟，處處江南總是家。」默誦斯作，胸懷與抱負，昭然可見，而詞藻爲餘事，尤其以之贈協和，更覺親切有味。迨抗戰期間，協和重遊昆明，展拜唐繼堯墓，號啕大哭，生死交情，於斯可見矣。

徐錫麟刺殺巡撫

清季政治窳敗，民不聊生，外侮日亟，志士仁人醞釀革命排滿，青年人爲尤甚。徐錫麟，即其中一人而犧牲最慘。徐錫麟，字伯蓀，別號光滿子，浙江山陰縣東浦村人，家臨鑑湖水鄉，風景幽美，嵐青川明，宜生卓異之人物。徐錫麟幼穎慧，好讀書，稍長，任教「紹興中學」，旋

赴日本留學，又回國。光緒二十九年，中副貢生

，時，章太炎、蔡元培、吳稚暉等，在上海創設

「愛國學社」，暨「同志會」，徐錫麟與陶成章等，亦組織「復古會」，未幾，兩會合併，即後

世所謂「光復會」。其會員以金牌為徽章，中鍼

字篆文，背面鐫四句云：

「黃河淵源浙江潮，衛我中華漢族豪。莫使胡人留片甲，軒轅神胄是天驕。」

光緒三十二年，徐錫麟向友人借千金，捐道員，分發安徽，因得與巡撫恩銘接近，偽裝勤謹

效忠，實則密結「同志」，圖謀大舉。三十三年

，被委為巡警學堂會辦，進行革命的機會更多。是年五月二十八日，巡警學堂行結業典禮，徐錫麟乃預埋炸藥於禮堂，設宴其中，邀請巡撫、司道、府、縣官與宴，期圖一網打盡。屆時，徐錫麟請恩銘等依次入禮堂，徐錫麟軍服立階前，率從官行禮畢，學生魚貫入，徐錫麟突趨前大聲曰：

「今日革命軍起義矣！」恩銘愕然！反問曰：「君胡知之？」語未畢，炸藥爆發，羣情混亂逃遁

，徐錫麟急抽所藏兩手槍，左右並射，恩銘仆地，徐錫麟揮刀出禮堂，大呼曰：「巡撫已死，我等可疾往軍械局。」時司道馮煦已乘隙逃入校之左首鐵佛庵中，飛調巡防營來援，包围軍械局半日，不敢進攻。

馮煦乃懸重賞萬元購徐錫麟，營兵始猛攻，終被俘。徐錫麟問馮煦與臬司裕秀鞠，曰：「巡撫死未？」馮煦佯應之曰：「小傷耳。」徐錫麟聞言，神氣沮喪，垂首不語。馮煦復言曰：「汝知罪否？明日將剖汝心肝祭巡撫。」徐錫麟至此

，仰天大笑曰：「巡撫已死，吾志酬矣，寸磔我，可也，何論剖心肝。」馮煦復責之曰：「巡撫

待汝不薄，汝何忍出此？」徐錫麟抗聲曰：「彼待我為私恩，我殺彼乃公仇也。」又復指馮煦等

而言曰：「汝等不死，真僥倖矣。」裕秀聞言大驚！幾踏。徐錫麟笑曰：「殺汝等無濟我事。我

原擬先殺恩銘，次及其他滿洲人，我捐道員做官

是僞的，為革命是實。此事只我一人主動，學生盡是脅從，實無辜也。」翌日就難。朝廷旨，先

剖心致祭，後斬首。馮煦奏請先斬首而後剖心，此殆基於人道？

馮煦，字夢華，號蒿庵，江蘇金壇人，光緒丙戌探花，擅倚聲，能書，著有蒿庵隨筆，有名。幼穎慧，美姿容，七八歲能誦詩古文詞，十五操筆為文，朗朗可誦。暇則輒好啓父書櫃，得讀黃梨洲「明夷待訪錄」、顧亭林「天下郡國利病書」，大喜過望，而民族思想、革命意識，遂胚胎於斯時。

！」

及聞徐錫麟以刺殺恩銘遇難，悲憤填膺，乃

組織敢死隊潛赴紹興城。義旗一舉，全浙震動，

巡撫張曾駿調大軍渡江進攻，女俠揮師應戰，以

衆寡不敵，敗績，就擒。屢經嚴刑鞫訊，則誠口

不答，僅書：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七字而已。遂

於六月初五日，繩赴山陰古軒亭口，臨刑時，昂首回顧，從容就戮，一代豪俠，遂與世長辭矣。

死後暴屍亭口，無人敢葬，其義姊吳芝瑛親往收殮，移櫬杭州，葬於西冷橋畔，親書墨碣曰：

「嗚呼！鑑湖女俠之墓。」芝瑛，無錫舉人廉泉之妻，桐城古文家吳汝諭之姪女。相傳清廷曾詔之

方官平女俠墓云。

詞曲家吳梅，贍安，哀悼其慘死，有詞云：

山先生每語同志曰：「秋瑾同志，是中國女性模範，亦吾黨之生力軍。……」

未幾，返國，行前有詩曰：「鍊石無方乞女媧，白駒過隙感韶華。瓜分慘禍依眉睫，呼告徒

勞費齒牙。祖國陸沉人有責，天涯飄泊我無家。一腔熱血愁回首，腸斷難爲五月花。」又於同志

「半林夕照，照上峯腰。小墓冬青少，有柳絲數條。取參飯香醪，清明拜掃。怎三尺孤墳，也守不牢？這冤怎樣了？土中人，血淚拋，滿地紅心草，斷魂可招！你敢也，俠氣陰風在這遭！」

此詞文采雄發，傳誦一時。

徐樹鋸豪情萬丈

徐樹鋸，字又鋸，江蘇蕭縣人，幼穎悟，七歲能詩文，有神童之譽，十三歲中了秀才，十七歲，歲考，一等第一名，成廩生。此時，袁世凱爲山東巡撫，徐樹鋸環顧海內，認知袁世凱應是有作爲的人物，於是踵轍上萬言書，暢論經國大計。不巧，袁世凱適居親喪，沒有結果，却意外碰到了段祺瑞，一談之下，傾心佩服徐樹鋸，從此確定了他一生事業發展的路線。

未幾，他就隨着段祺瑞，跟袁世凱一起到保定去了。有一天，他正在操場上和一般官兵下操時，袁世凱、段祺瑞，適來觀操，看完之後，段祺瑞問袁世凱曰：「你看將士中有沒有特殊人才？」袁世凱曰：「其中有一個年輕人，滿臉書氣。」段祺瑞即令傳令兵把這個人喊進來，他就是徐樹鋸。自此，得到袁、段兩巨頭的特別賞識，不久，派赴日本留學，進士官學校。回國後，參贊段祺瑞帷帳，成爲段祺瑞幕中最有力的人。段祺瑞數次組閣，幾乎都有他運籌其間。其才力之強，任事之勇，並世少與抗手。他暗中操縱國家的大政，迭次政潮，幾回大戰，他是幕中的要角。崇拜他的人，稱之曰：「才

氣蓋世，霸力無敵；反對他的人，却恨之刺骨，就連位居總統的徐世昌亦最怕小徐。（國人慣稱徐世昌爲大徐，徐樹鋸爲小徐。）但有時亦愛小徐，且想利用小徐，而小徐終其身，祇任其怕，不接受其愛，更談不到利用了，能用小徐者，祇有段祺瑞一人而已。

徐樹鋸一生，雖慣好興風作浪，鼓邊政潮，但他有一個基本思想與主張，那便是尊敬學人、正人、文士，反對昏庸、奸佞，想盡方法打擊奸

類，剷除壞人，而且不擇手段的快幹、硬幹。他一生轟轟烈烈掀天事功，舉其大者：他曾奉命爲西北籌邊使，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，統率大軍，直趨蒙古，蒙人扶老攜幼，歡迎於途，王公喇嘛以下徒步郊迎四十里，拜伏道旁，歡呼大將軍來也。既綏定蒙古，於是替他們定體制，理生計，興地利，設銀行，開工廠，創學校，立市政，設

醫院，改關稅，築鐵路，短短期間百弊俱除，百利俱興。而直系軍閥忌其功高，懼其業就，乃以軍力威迫政府免他的職，遂倉卒解職回京。

徐樹鋸叱咤風雲，所作所爲，多建卓異的事功，但因鋒芒畢露，手段毒辣，而遭嫉履險，亦殊異於常人。某年失敗後，避居上海，閉門謝客

，重讀經史百家語，與文章家、經學家、林琴南、馬其昶、姚永概、柯劭忞等，談經衡文，又按日學寫漢隸諸碑。並且，每日教導兩個年輕貌美的如夫人，讀書、寫字、唱崑曲。他有句云：「珠櫻記曲人如畫，翠袖談經更起予。」恐怕這是他一生中，最優閒的一段生活。旋於民國十一年

，徐樹鋸久靜思動，於是隻身潛入福建，說服了

他的舊部王永泉將軍，起兵趕走都督李厚基，並設置「建國政制置府」，統治全閩軍政，但以一省之地，不足大有作爲，仍委政於王永泉，悄然

離開，就在這個時候，他與孫中山先生發生很好的關係，他曾到廣州，又受吳忠信迎接廣西與中山先生見面，兩人談得非常融洽，中山先生曾

語人說：「徐樹鋸此來，慰我數年渴望。」但是他與段祺瑞恩義太深，不然的話，他能輔佐中山先生，可能於黨國更有很大裨益。

民國十三年，段祺瑞受各系軍頭擁戴爲臨時執政，派他爲「考察歐美日本各國實業專使」，凡歷十二國，隨員十五人，皆是當代專家碩學，使車所到，上自君相，或元首，閣揆，下逮士庶，莫不殊禮相待，而且，在英國牛津大學，講演中國樂制，又在其他各國講演中國學術源流，經

傳大義，聽者莫不嘆服。在考察期中，不幸中山先生逝世，他寄聯輓之曰：「百年之政，孰若民先？何居乎，一言而興，一言而喪；十稔以還，使無公在，更不知，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？」當

時上海各方文人評論，譽爲全國第一。及至考察竣事，回國至北京向段祺瑞執政述職後，專車南下，遇廊坊車站，爲西北軍將領馮玉祥陰唆部屬刺殺之。時在民國十四年，年僅四十有六歲，中外文人哲士，莫不同深痛惜。南通張季直輓之聯

曰：「語識無端，聽大江東去歌殘，忽焉感流不盡英雄血；邊才正亟，嘆薄海西顧事大，從何處更得此龍虎人？」

徐樹鋸聰敏絕頂，於學無所不窺，善爲詩古文辭，尤長詞曲，論文導源於班馬，而以唐宋八

(二) 記劄的談不所無

家爲正宗，詩嗜杜甫，詞學白石，夢窗諸家，曾校刊趙注孫子，桐城吳氏評點史記，漢魏六朝名家集選，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，都十餘種。又著邊雅集，及建國誼真二十三篇。現在，摘錄他幾首詩，來作劄記的結束。其答友人七律一首曰：

「陋巷歡迎長者車，握手情寵等已蠲除。

功名塵土空談笑，意態風雲自卷舒。

萬馬無聲秋塞月，一燈有味夜窗書。

登壇旗鼓君休詫，依舊蕭蕭似隱居。」

此首五六兩句，置諸大家集中，亦無愧色。

又有「六月十五夜對月」一律曰：

「購我頭顱十萬金，真能忘我亦知音。

閉門大索喧嚴令，側帽清遊放醉吟。

白日歌沈燕市筑，蒼波夢引海舟琴。

雲天不盡綿綿意，敢負生平報國心。」

此詩係在直皖大戰失敗後，政府指徐樹鋒爲禍首第一人，通緝，懸賞十萬元購他的頭顱時所作的。他又有兩句云：

「美人顏色千絲髮；大將功名萬馬蹄。」

此亦是傳誦海內的名句。我依照徐樹鋒的年譜，撮記他萬分之一的事蹟，不禁感到芒碭山色

，光芒凌空。

一代通人葉德輝

葉德輝，原籍浙江，因其先人經營於湘，遂爲湖南長沙人。字煥彬，晚號郁園先生，面麻，齒露，時人呼爲葉麻子，彼亦輒曰：「我葉麻子如何？如何？」據說：他是清季進士，並未出仕，可是，他的學問淵博，不失爲一代通人，有一

「郁園全集」行世。集中有「雙梅影閣叢書」，另版刊行。書中有「素女經」，描寫男女性愛，毫不隱諱，而葉麻子的名，更因此騰播四海了。

與朋友談起男女間事，口沫四濺，旁若無人，語語逼真，年已六十餘，健康如青年人，猶藏許多妙齡妻婦，供其淫樂，真可稱爲一代怪物，大膽作風呢！

家中所藏精版書籍甚富，所編著書籍目錄，亦爲讀書人所重視。海內論藏書者，莫不提到葉麻子。每年必曬書一次，從不假手於妻子姪，親自整理，並於書齋內張貼一條曰：「老婆不借書，書不借。」又張一條曰：「鴉片不吃，虧不吃。」因自鐫一章曰：「四不朽人。」惟賦性豪俠，喜爲人「打抱不平」，尤好獎掖後進，凡有讀書人晉謁請教者，照例拒收禮物，但卽席命題，令其作文，並示之曰：「此卽禮物。」文完成後，卽刻代改，雖改全篇，亦無吝色，又往往語於友人曰：「某也聰明，某也魯鈍」，並各評其將來得失榮枯，亦無不驗。所以青年士子，皆以得拜葉門爲榮幸。

市中有富商子將結婚，持紅箋懇求作賀聯，麻子毫不思索，揮毫疾書曰：「痛不欲生，惟天可表；癡得要死，無地自容。」此等污穢語，刻畫想入非非，非麻子誰敢爲之！蘇東坡喜怒罵皆成文章，麻子庶幾近之。

民國十六年，共產黨襲據長沙，殺人放火，無所不爲，並召集農民大會，流氓地痞，盲從附和，鬧得天翻地覆，麻子喟然嘆曰：「亂世英雄

刀俎肉。」語料，此竟成爲謠語。又撰一聯話之曰：「農運方興，稻梁菽麥黍稷，一般雜種；會場擴大，馬牛羊鷄犬豕，六畜成羣。」共產黨徒聞之，遂糾合羣衆，包围葉宅，麻子挺身而出，

指而罵曰：「國民黨有復興中華民國的三民主義，共產黨是亡國滅種的主義，狐羣狗黨，豺狼當道，我今不死，尚有何待！」暴徒不待其詞畢，紛赴遊街，並開門爭大會，遂以亂槍射死。一代怪傑，三湘通儒，從此長埋黃土。

韓國鈞懸櫳抗日

韓國鈞，江蘇泰縣海安鎮人，清季名臣，入

民國後，曾兩任江蘇省長，字紫石，亦曰止石，或稱止叟，蘇人通稱之曰韓止老。晚年息影田園，但依然關心地方事業，負擔治河導淮的重任。平時喜臨池，書法顏歐，並參以各家所長，草書學王覺斯，亦能得其神韻。我還記得，當我追隨友人王公璵經略徐海軍政時，瀕行前，懇請止老贈書，以壯行色。他老人家大草寫長聯，曰：

「遠引江山成控帶；平看鷹隼去飛翔。」可惜已因離亂遺失了，至今猶抱憾不已！止老作書，往往閉門焚香執筆，執其頂端，若不費力，但字却沉着入紙，蒼勁非常。

先是，止老青年爲秀才時，家道式微，以教書爲生。相傳曾聘定王姓富家女爲妻，將屆迎娶時，女誓死不願歸第秀才，父母憂之，她的妹妹，密語母曰：「喜期快到了，姊不願去，我願代替」，卒如期歸韓門。夫婦感情諧和。新婦向止老曰：「何不習舉子業？」曰：「窮而特教學糊口

(二) 記劄的談不所無

，無川資赴金陵應試，奈何！」新婦盡出其粧盒費付之。止老於是發憤下崙，卒中秋闌前十名舉人。大挑爲縣令。從此鵝鸞蝶蝶，白首益堅。止老所任縣令，及太守，政聲不著，累遷陞爲大吏。暮年，重任江蘇省長，夫人老病歿於任所，止老撰文悼之，有曰：「……國鈞終身不二色，夫人出之……」其感恩知己已流露於言外了。

盧溝橋變起，日軍進襲，咄咄逼人，泰縣繼淞滬淪陷，時止老已八五高齡，堅臥鄉里，閉門謝客。日軍將領南布，求其作書，不得已，乃撰聯賜之曰：「日月曾隨天北轉；古今幾見海西流。」據聞此聯曾爲汪精衛見及，擊節稱善。未幾，日軍迫其赴南京參加和平運動，止老乃懸棺於堂前，向日軍誓之曰：「若迫我行，吾即入棺」，日軍莫可如何。旋以氣忿而卒。當其彌留前人，曾授意家人，致電重慶國民政府，以「黃褐不早防，蘇省將爲魚矣。」時江蘇省政府移置於淮北，特開追悼大會，紀念此江蘇大老，一代完人。余撰聯悼之曰：「遺電見孤忠，易簣不忘桑梓事；危言昭大節，暮年尤見桂蕙心。」

止老子孫，無甚顯貴，惟其兩姪，有名於時。一爲韓森，字治初，法學專家，曾任最高法院院長，已於昔年逝世。一爲韓同，字叔龢，現任立法委員，虔誠禮佛，不失爲敦厚之士，余當年大學時同學，故並記之。

吳佩孚力保晚節

距今四十年前的孚威將軍吳佩孚，風雲叱咤，威名震動中外，有人說他是北洋軍閥巨擘，也

有人說他頭腦頑固，始終主張以武力統一中國，但我們平心靜氣的研究，他不失爲一個頂天立地的好漢。他的武功和對國家的貢獻，是功？是罪？不願多說，更不願多加批評，只是把他一生好讀書，能詩文，倔強剛正，始終如一，尤其他的晚節，大義凜然，略述一些，以供後世傳奇吧！

吳氏，字子玉，山東蓬萊人，生時，父夢明代大臣戚繼光至其家，繼光別號佩玉因以佩爲名，以玉字之，此固不足爲徵，而人言鑿鑿。二十歲，考中第三名秀才，詩文已爲地方長老所稱許。二十九歲考入袁世凱在保定所創辦的陸軍速成學堂，以第一名畢業，派爲中尉，從此棄儒冠，穿軍服，以智勇兼全，戰功卓著，至總司令，號稱孚威上將軍。當他駐節洛陽時，適值五十誕辰，全國軍政要人，及名流碩彦，莫不爭赴洛陽祝壽，卽素以聖人自許的康有爲，亦扶杖參加。並親書壽聯云：「牧野鷹揚，百歲勳名才半世；洛陽虎踞，八方風雨會中州。」一時傳誦海內。及至奉直大戰，他的重要將領馮玉祥倒戈，禍起蕭牆，遂大敗而不可收拾了。

先是，他駐節洛陽，以爲練兵之地，同時，並修周公廟、邵康節祠、關帝廟，於洛陽西宮廣植牡丹二千株，並建築繼光樓，以爲招待嘉賓之所，親書一聯云：「得志當爲天下雨，論交須有古人風。」當代第一流鉅公學人張季直、章太炎、康有爲等，亦先後蒞止，輸誠結交，莫不希冀他負起復興中國之大責任。

吳佩孚一生，堅決主張，不倚賴外國，自力更生，對於討赤，尤持之甚堅。所謂討赤者，亦

卽今日消滅共禍之意。他曾密語左右曰：「余素主討赤，近聞廣東蔣總統司令，正在清共，我們應該同情國民革命軍。」可是，他的思想守舊，個性又強，終不能作九十度大轉彎，而服膺我們的三民主義。趕到後來失敗了，更無從談起。他率殘部向西南退却，沿途受盡艱危，過秭歸，抵巴東時，他的舊部川軍將領楊森，很重義氣，率同軍師旅長乘輪迎之於巫山界嶺，執禮甚恭，同舟進至白帝城，這時他的部屬，祇馳下五千餘人。於是通電全國，說明來川遊歷，此後不問政治。他自訂「四不主義」：不納妾，不積金錢，不出洋，不入租界，灌園抱甕，真個解甲歸田。這一段生活，天天讀書，吟詩，畫蘭，畫竹。他蓋在畫幅上的別號甚多，如：「戎馬書生」、「酸秀才」、「失敗英雄」、「醉臥沙場客」等等。他有「畫竹示雲史」一絕云：

「水滿長江酒滿卮，春山如笑語如詩。
東風吹綠黃州岸，自起開窗畫竹枝。」

又有畫竹題句云：

「玉筍翩翩新茁條，一竿還比一竿高。
扶搖直上凌雲去，更吐絲綸釣巨鰐。」

「與君抵掌論英雄，煮酒青梅憶洛中。
雪裏出關花入塞，至今詩句滿遼東。」

江東陸暢好風神，入洛吳儂拂戰塵。
十四年來還本色，少年公子老詩人。」

民國二十一年，他率衛隊數十人離川，備極艱辛，始達晉境，並電北京張學良，說明來京居住，張學良乃派員迎於臨河。至包頭，平津記者紛紛來謁，探詢對時局意見，他寫「和內攘外」四字賜之。既抵北平，海內各方，及上海公團先後派代表，赴平謁見，並勸出山抗日，章太炎亦自滬至平，與商抗日救國大計，並榜其門曰：「元敬再生」。時偽滿州國成立，他通電申討。一個失敗的人物，為舉國人士所尊敬，不足為奇，而為昔日敵人，今主國政者所優容保護，並給予發表言論的自由，擁有數十名衛隊的權利，此最為奇。

足見個人恩怨，政見異同，俱不能抵抗天地間的正氣。北平淪陷了，偽滿總理鄭孝胥派員至平慰問，並贈予五萬元，曾嚴拒不受。此時，

他日以詩書畫自娛，並著「春秋正義」，深自籍晦，拒見一切賓客，與故舊亦不談政治，曾有句云：「祇有大家齊抵禦，黃龍直搗是扶桑。」日本千方百計，威迫利誘，無所不用其極，謂他本人千方百計，威迫利誘，無所不用其極，謂他

出山組織和平政府，而他内心寧靜，態度嚴肅，輒語人曰：「只要日本接受余所提之條件，先行撤兵，余可出山。」並密語左右曰：「一旦美兩國，終必一戰，中國必能雪恥復仇。」時，汪精衛迭次遣使親信致書，懇商改組南京偽政府，願共負國政。日本使臣大北川木不惜執弟子禮，冀以師生關係，無所禁忌，達到請他出山的目的，但他始終嚴拒，並訓斥不已。當此四面楚歌，強敵包圍的環境中，猶能仗節不屈，凜然大義，我稽

重，英風亮節，中外同欽。方冀克享遐齡，長資矜式，乃以微疾溘逝，緬懷忠義，痛悼殊深，應予明令褒揚，交軍事委員會從優議卹特給治喪費一萬元，生平事蹟，存備宣付史館，用示國家軫念賢良，激勵忠貞之至意，此令。」

邵健行編纂（未完待續）

聖文月是故鄉明全冊

袁守成著 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

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，歷任縣長、省合管處長、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、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，著作等身，閱歷宏豐，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，憶述童年往事、求學歷程、從政經驗等；要目有：耕讀瑣記、故鄉風物話射洪、教書生涯、金陵問學記、農政憶往。抗戰初期烽火行、川南風雲、做縣長經驗談、主持四川合作事業、國民大會之回憶、司農往事話桑麻。附錄：追思孫震上將、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四十餘頁，定價新臺幣一百六十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